

与鲁迅有关

顾农 著

015012538

I267.1

1839

与鲁迅有关

顾农 著

I267.1
1839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与鲁迅有关 / 顾农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506-2003-2

I. ①与… II. ①顾…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9369号

书 名	与鲁迅有关
著 者	顾 农
责 任 编 辑	林日波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fhcb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邮编:211523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003-2
定 价	35.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7572508)

鲁迅与阮元父子

顾农

清中叶扬州学术的汇中、凌迈堪学人重视
《文选》，颇作辑文，稍后该派大师阮元（1764
~1849）作《文言说》、《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
后》、《与友人论古文书》（《学经堂三集》卷二）、
《文韵说》（《学经堂续集》卷二）等文，提倡
“文”、“笔”之分，又令他的儿子阮福以阮广州
学课堂的学生们就文笔之分大做文章，大力提
倡“沉思翰藻”的“文”，用以及时不讲声律辞
藻而风行一时的桐城派古文，一度颇有影响，
有力地助长了阮元“小学”和考据的汉学的声

15*20=300

扬州大学文学院

顾农教授《鲁迅与阮元父子》手稿（一）

第 二 页
榜，而桐城派恰恰是讲宋学的。后来扬州学派
如殷遂刘师培又继续宣说此说，并大力加强六
朝文的研究。但是阮元及其追随者的写作实践
远跟不上他们的理论，例如阮元本人在《本
朝昭昭太古文造序后》一文中大讲“今人作
之古文，当名之为何？曰：阮氏经训学唱经派
也，传志记事唱史派也，立意为辞唱子派也，
惟沈思熟读乃可名之曰书也。非文者片不可名
之为文，况名之曰古文乎！”可是在他的巨篇
文章中并未见沈思熟读，其文末云：“我问曰：
子之所言，偏执已见，谬托古籍。此篇书后自
居何等？曰：言之无文，子辄妄言而已。”
“醉
醒”虽有自知之明，但也不免令人怀疑其理论
主张的可行性。阮元阮元作《经训堂集》自序
也承认“东三十四年以来，经训记事，不能不

15*20=300

扬州大学文学院

顾农教授《鲁迅与阮元父子》手稿（二）

目 录

小 引	顾农 001
鲁迅考秀才	001
早年鲁迅与草木虫鱼	008
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	014
鲁迅的《自题小像》诗	027
鲁迅在北洋教育部	034
周氏兄弟之决裂与爱罗先珂	050
鲁迅的“青年必读书”	057
鲁迅手书项圣谟题画诗	068
鲁迅撰写的对联	077
《祝福》里的半副对联	081
重读《孔乙己》	086
闲话《孤独者》	098
从《我的兄弟》到《风筝》	109
鲁迅小说注记	116

鲁海点滴(六则)	130
鲁迅杂文中的“类型”	143
鲁迅的话题	148
鲁迅伦理观之一瞥	152
鲁迅谈“当务之急”三条	170
“用自己的意思去想”	173
鲁迅笔名之释义及补遗	177
鲁迅的“硬译”与周作人的“真翻译”	184
鲁迅爱读六朝文	201
鲁迅与阮元父子	207
鲁迅与唐代诗文	210
鲁迅谈《金瓶梅》的讽刺艺术	219
鲁迅的三种日记及其启示	223
周作人《关于鲁迅》的两种文本	230
高长虹与鲁迅	245

鲁迅考秀才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六(1898年12月18日),鲁迅参加过一次原籍会稽县科举考试的初试,名次还比较高,在五百五十人中名列第一百三十七(当时的术语谓之三图三十七,每图五十人),但他没有参加接下来的府考和第二年的院试,当然也就绝不可能中秀才(那时科举考试的办法是要先经过县、府两级考试,取得资格后再应院试,中式即为秀才);鲁迅后来在一封信中说,自己不会写八股文,不然在前清早中了秀才,便与此事有关;尽管这只是一句半开玩笑的话。

在这以前不久鲁迅已经走上了“西学”的新路,在当年早些时候离开故乡考进了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入门考一篇作文,题目是《武有七德论》,这乃是史论而非八股。入校以后鲁迅发现这里情况很糟糕,乌烟瘴气,学不到什么东西,赶紧退学,另行投考也在南京的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入学仍然考作文,分初试、复试两场,初试的题目现在弄不清了,复试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论》。入学以后,由于外籍教师一时未能到岗,暂时不开课,于是鲁迅就回了家——而就在

这期间,他被几个本家叔辈拉去参加了一次县考,二弟周作人也一道去考(他的成绩是十图三十四,即第四百八十四名)。



江南水师学堂遗址



江南陆师学堂遗址(今南京鲁迅纪念馆)

不久鲁迅的四弟夭折，全家人都很伤心，鲁迅安葬完幼弟之后不久，学校也要正式开学上课了，于是他就在 1899 年 1 月 5 日（旧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匆匆赶回南京去，不再管什么府考之类了。可是故乡的事情还在继续进行，周作人回忆说：

县考之后接着便是府考，仲翔、伯文等人因为鲁迅往南京了，府考不曾参加，深为惋惜，便来劝鲁老太太，不如找人去替代一场，在大案上保留一个名字，明年可以去应院试，博得一名秀才也是好的。鲁老太太最初不赞成，不但找枪手要花钱，而且觉得已经进了学堂，秀才也不必再要了。可是她也拗不过他们的劝告，末了托仲翔去办，找他的内弟莫侶京替鲁迅入场，到得十二月二十四日府考的大案出来，据日记上所记是：“予四图四十七，大哥八图三十，伯文叔二图二十二，仲翔叔二图第四，会稽共人十图。”从这名次上看来，可见那替代的人大抵很不高明，但是院试反正并不赶来参加，这也本只是白费罢了。（《旧日记里的鲁迅》，《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4—285 页）

由枪手代考的事，鲁迅本人大约一无所知。

科举考试考两样东西，八股文与试帖诗，鲁迅都是学过的，也写过若干；三味书屋的小寿先生——寿镜吾老先生的儿子寿洙邻就是他这方面的老师。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还在故乡的鲁迅把自己做的八股文《义然后取》、《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和试帖诗《百花生日（花）》、《红杏枝头春意闹（枝）》寄给暂住杭州陪侍祖父的周作人（《周作人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此书有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三月又寄文《左右皆曰贤》、《人告之以过则喜》和诗《苔痕上阶绿（苔）》、《满地梨花昨夜风（风）》（《周作人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八股文和试帖诗在那时是读书人最重要的功课，谁都非做不可，鲁迅也未能免俗，他将这些诗文寄给周作人大约有同他切磋的意思；其时周作人也在积极准备参加科举考试。鲁迅的那些窗课没有保存下来，否则看看一定是很有趣味的东西。

据寿洙邻先生回忆，他当时指导鲁迅写八股文，“命题成篇为之改削”，鲁迅虽然没有什么兴趣，也曾做过若干（详见《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没有兴趣为什么还要做一些呢？因为那时读书应科举还是士人子弟眼前的光明正道，学洋务则远非正途，学与军事有关的则几乎等于当兵，不仅为一般社会价值取向所轻视，就是洋务学堂当局自己也很有些自卑，以为搞这一行总不如科举正途光彩。江南陆师学堂的招生简

章上说：

招募章程告示颁贴之后，各府、州、县中愿来投考者，自不乏人，诚恐未必才具德行均可造就，而才具德行均可造就者，未必即愿来堂。应请通飭江浙西皖各府，转飭各县，谕知公正绅士，访明平日向学敦品之士……劝令投考。将来学成，虽未必如科举之荣，而登进较速，则干城石柱，亦即在其中矣。（《江南陆师学堂招募章程》，《时务报》第四十三册，1897年10月26日）

广告语言历来是多讲好处的，而这里却明白无误地承认洋务出身不如科举那样光荣，从这里最能看出当时一般的社会心理，看出传统势力的强大。

鲁迅的故家虽然破落了，但依照旧的习惯，又何尝不想继续走举子业的老路。传统总是具有极其巨大的能量和惯性，何况会稽周家有许多科举迷，伯文叔和仲翔叔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鲁迅毅然抛弃先辈们走过的读书应科举的老路，一个人跑到异地去闯新路，学洋务，表明他倾向于新的价值取向，具有相当大的勇气，但他一时也还不能毫无动摇，参加县考就是一个老大的证据。当然，鲁迅是被本家叔辈硬拉去参加的，但硬拉而能拉得动，恐怕也还表明他在新旧两条

道路之间不免还有点游移。按《江南陆师学堂应募章程》，学生入学时“由本人家属出具甘结……甘结内声明：未满三年，不得自行告退、请假完娶以及应试各项”。鲁迅参加科举的初试，实属不守校规；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很快就战胜了这种一时的彷徨，向着新路大步走去。

鲁迅到南京后正式将名字改为周树人，替他改的是当时在水师学堂担任监督的叔祖周椒生，这位老先生虽然在洋务学堂任职，思想还是旧的，“总觉得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大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谱上的本名来，因此就给他改了名字，因为典故是出于‘百年树人’的话，所以豫才的号仍旧可以使用，不曾再改”（周作人《名字与别号》，《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 页），这样鲁迅的本名就由周樟寿改为周树人了。许多名字特别是中途改动过的名字往往



鲁迅 1903 年照片

带着那个时代的风云。

进入矿路学堂以后，鲁迅学习了许多新鲜的知识，又接触到革命思想，进步极快。据他的陆师同学茅乃封回忆，“与鲁迅同学者有伍崇学、余维新、徐光钰、王铸、章梓、赵声等，他们都是有革命思想的”（转引自朱嘉栋《追忆鲁迅

在南京读书的文物资料调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茅乃封本人也是有革命思想的，他曾经与赵声（伯先）等讨论时事，赵声说：“我辈今日痛痒求学，岂为官禄富厚来耶？乃预备他日手拯神州，出之茫茫巨浸中，使复见青天白日耳！”（佚名《赵烈士事略》，《丹徒文史资料》第六辑，政协丹徒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1年编，第60页）鲁迅其时的言论无可考，但我们看他骑马过旗营，不甘受旗人欺侮，扬鞭穷追，以致坠马的逸事，不是已经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的民族思想和革命豪情吗？鲁迅曾自称他在留日前夕，“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几年之间，鲁迅由未能彻底绝望于科举旧路到接触维新思潮再到初步确立反清革命立场，这是何等巨大而快速的进步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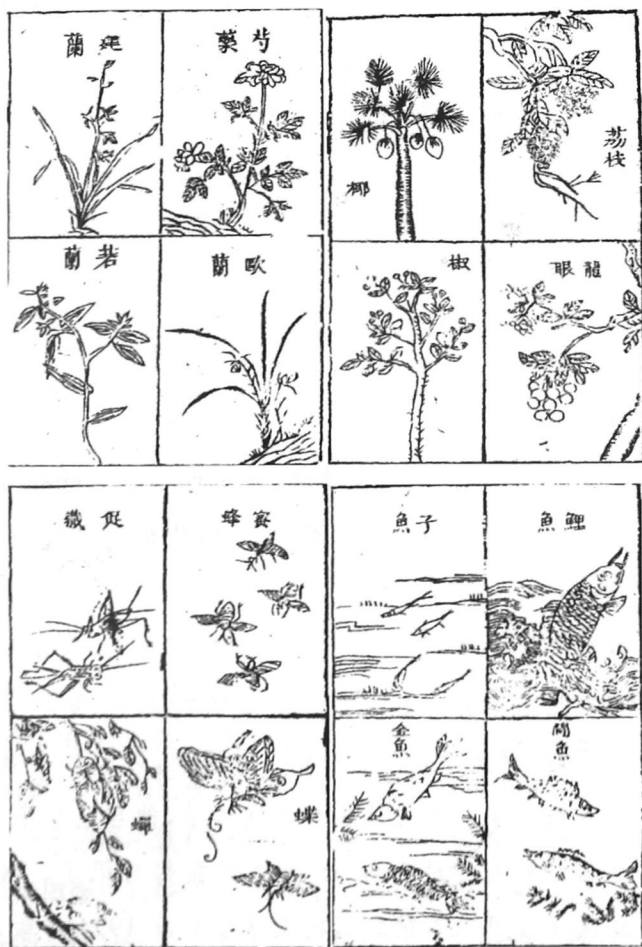


赵声（1881—1911），江苏丹徒（今镇江）人，辛亥四烈士之一。

早年鲁迅与草木虫鱼

鲁迅从小就对栽花种草很有兴趣,同时也很留心有关花木的古书,抄录过不少。三弟周建人回忆说,鲁迅“空闲时也种花,有若干种月季,及石竹,文竹,郁李,映山红等等,因此又看或抄讲种花的书,如《花镜》,便是他常看的。他不单是知道种法,大部分还在要知道花的名称,因为他得到一种花时,喜欢盆上插一条短竹签,写上植物的名字。他抄书的兴致更好,他抄过许多书,一直到山会邑馆里抄碑帖,中间不抄书的时候恐怕不多”(《鲁迅先生小的时候》,乔峰〔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 页)。按《花镜》一书,明清之际“西湖花隐翁”陈淏子著,初版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此后翻刻本甚多。书凡六卷,前五卷讲花木,其中卷一“花历新栽”分月叙述园艺事宜,按分栽、移植、扦插、接换、压条、下种、收种、浇灌、培壅、整顿十个方面依次叙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卷二“课花十八法”乃是栽培总论,卷三至卷五“花木类考”、“藤蔓类考”、“花草类考”

则是栽培分论，一共涉及各类观赏植物三百五十多种。最后一卷的内容是“养禽鸟、兽畜、鳞介、昆虫法”，涉及四十五种



(清)陈湜子《花镜》卷首草木虫鱼图

观赏动物，亦复头头是道。多有插图。鲁迅细读过此书，并有若干批注；鲁迅所读之《花镜》，今藏于绍兴鲁迅纪念馆。

有关花木的古书上往往有精美的插图，对少年鲁迅尤其有着强烈的吸引力。鲁迅后来在回忆童年时代生活的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也曾特别提起“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

周建人又曾在《鲁迅放学回来时做些什么》一文中比较详细地回忆起鲁迅早年抄书的情况道：

还有一件课外工作，即书房以外的活动，是抄书。他也很喜欢看讲草木虫鱼等的书。如《南方草木状》，《花镜》，《兰蕙同心录》等等，也占据了他的红色皮箱里一部分位置。后来又得了一部《广群芳谱》。抄的也就是这一类，如《释草小记》，《释虫小记》等等，许多这类文字都抄下来，最初抄的都用荆川纸，画了格子衬在里面来抄。后来刻了有直行的木版，定印了许多张，纸用竹纸，直行的条子用黑色，以后抄书就用这种纸头了。抄时只须衬上横格子，他自己抄不及，我曾经替他抄过几种，但名称现在都忘记了。（《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4—5页。）